



星座副刊第120期

每个月第二和第四个星期日见报  
投稿邮箱：  
P. O. BOX A555, Kenyalang Park  
93800 Kuching, Sarawak.  
投稿邮箱：  
xingzuo70@gmail.com

## 抓住不如放下

黑澤靈



有个捕抓猴子的故事：猎人拿一粒椰子壳，在中间挖个洞，并把洞的边缘切割出尖锐的牙齿。在椰子壳里放一大块糖果，然后放在地上等猴子经过。只要当猴子把手伸到椰子壳中把大块的糖果拿出来时，因洞口小，而手握拳变大，就不能轻易把手拉出来。为了贪图这甜果，即使手因使劲拔出来而让边缘的牙齿割痛，还是不肯放下。结果，就是等到猎人来收成果了！

其实，猴子是可以逃脱的。为了食欲，舍不得放下，最终换来了失去生命的代价。

想想，我们是否也是这样呢？世人常问：我觉得生活过得难受，何时才能解脱呢？

答案永远简单：放下！放下你现在抓紧的金钱、地位、名声、成就，就能不像猴子般被自己困住。当为了追求某个目标，而放下照顾健康的责任；当目标达成了，身心已损坏不堪，却还是执着的无法放下。其实，一切不是生活的过错。有那么的一句话：不要时常抱怨生活，因为生活从来就不认识你啊！

是什么让你无法解脱困难啊？试想想，把椰子壳比喻生活，椰子壳它始终没主动找你，而你却主动把手伸进去抓住。谁的过错？是自己作茧自缚，不肯失去到手的一切，抓住反而被抓住。抓住不如放下一切执着，心灵就会如放手的气球得到自由身般往更高的领悟飘去。

放下那分离的感情、放下不如意的过去、放下自我伤害的念头、放下追求不到的一切，把这些放下转换成另条广阔的人生大道，何不乐乎呢！

小休时间，老师惶惑得把他带进办公室说他被一位同学推了一把，结果撞墙，头流血了！

有点扁有点方有点长的脸、似成熟又似无知的脸此时红着眼睛。不久前我才和他母亲一起讨论这让妈妈和老师不知如何是好的孩子。上课时东西南北分不清，坐立不安，答非所问，一脸茫然。譬如书都在书包里，他就是找不到指定的那本，全倒在桌上，还是找不到。

你翻出来时他会奇怪的：“咦？！”然后抓头搔腮，小眼睛眨啊眨。妈妈说：“我给这个孩子弄到……（难以形容）……，人家说你这儿子很“厉害”讲话，我都不知怎么回应也不敢搭腔。”

从幼儿园到小学，每一年妈妈都因为他的超级焦躁见班导。

而此时在哭与不哭之间，他抽抽搭搭得说了：

“Harry推我，我没有惹他，他跑过来就推我！”他一向有很多“只有别人错、他很无辜”的故事。

我戴了手套，在那浓密的头发里找伤口，又黑又硬的头发跟他平时讲话的样子一样嚣张毫无忌惮。五年级了，差不多跟我一样153cm的高度。在他后脑勺上右侧找到了约一公分的伤口，沿着头发下是一些血迹。

“很痛？”

小眼睛眨了一眨：

“唔！”。

清理着伤口，我说：

“真的不想把以前跟你说得很多的话又重讲一遍，记得上回被抓伤吗？”

“记得，哪，上次是这边！”他伸长颈项给我看。

“一次比一次严重，这回是什么事呢？”

“我又没有做什么，是他自己过来打我！”

“他无端端莫名其妙打你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每次都是这样，他哥哥也说他在家很坏，他哥哥就不像他，我跟他哥哥是好朋友……”。

清理他头发和脖子上的血迹，我告诉他说“哥哥不需要像弟弟，就好比“弟弟也不一定像哥哥”。

“你们看什么！你们走

开！”突然问他嚷。旁边的班老师和书记愣了一愣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班老师沉住气：

“你在骂谁？”

“我妹妹！她们在“看”我！”

哦，窗门外面两个妹妹手脸鼻子贴着玻璃往里边瞧，经哥哥一叱、一指，逃之夭夭。



## 小休

安哲拉

“妹妹关心你才来看你，她们担心你！你还骂他们？”真不可理喻，书记和老师说完各忙各的事去了。

之前偶尔向他妹妹询问哥哥在家的表现，妹妹道：“他常常作弄我，我爸爸说修理他！”

我把棉花丢弃纸篓：“书记去打电话了，联络你妈妈。”

“哦…….我妈妈一定会骂我，怎么办？”突然回到“现实”，像是问我又像是问他自己。

“你说呢，怎么办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她一定会骂我的…….怎么办……”开始想哭了。受伤的痛没让他继续哭，“怕妈妈骂”让他再想起哭。

“要不要我帮你？”

“要！”

“要的话就必须讲清楚为什么人家打你，不然我不能帮，不讲真话怎能帮。”

“他（Harry）总是吵，很烦呵，太吵了，吵到我不能上课，刚才我叫他不要吵而已，他就追我来打！”

（我很清楚他那种“来

啊，怕你呀”的嚣张。那次颈项被抓伤，他的说法是“他们说那头是他们的地盘，我不可以过去！我为什么不可以去？哪有这样的道理？校园又不是他们的”。另一方则说“我们不喜欢他，他很坏老是骂我们，还去女生厕所吓我妹妹她们……。”

“哪哪就是这样，他们每次就是这样讲骗话诬赖我……”他理气直壮地。）那是几个月前的事。

“你要改变讲话的语气，你讲话很具挑衅性，上回跟你说过这样是很危险的。你去翻一翻报章，常常都有这样的新闻，因为一个不爽、一个眼神就惹来杀身之祸。天不怕地不怕乱乱讲话很危险，当大群人拥过来，甚至只是那么一个人推你一把，后果可以很严重！”

“报纸有登咩？……”他当然没看报纸，他擅长所有的电玩，包括最新款式的手机，三两下子就能教爸妈如何操作。除了电玩，其他功课话题一概很难与他的脑波搭路线。

“像你这个伤，医生只是把头发剃掉一圈，缝两三针，有没有脑震荡还不知。遇到大伤口，所有头发都得剃掉，更严重的话，唔哼你应该知道，不用我讲咯。”

书记带上垂着头搓着手挂着眼泪的Harry站在门口，是个四年级的学生，圆圆白白，也差不多跟我一样高了。这小子一直来都不喜参人，常常会

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角落里看到他。上个周末放学在等妈妈时，坐在花圃旁的梯阶上全神贯注接了一串很长的橙色小花。四岁时不会讲话，总是吐人口水、咬人。三年前再看到他却是安静许多了。只是上课不久，做习题做了一半，上洗手间很久没回课室，老师去找，很惊愕发现他在洗手间角落骂自己：我没有用我没有用！。当时与他父母也和他做了一两次的个别沟通。经营迷你市场的妈妈表示从早忙到晚真的“无能为力”！爸爸在外头更是难得一见；还好理解的班老师给他许多关怀。与同学互动不多。每个周末碰到他，我都拍拍他肩膀，起初没什么反应，后来有问必答，但不多说；偶尔我给他一支小风车什么的，他喜爱小东西。。有时会来办公室站在玻璃外“看看”。去年我的狗狗阿克奈还小，周末我都带来放到校园后面草地，他一下课就来找小狗，远远看着，也“尝试”与狗游玩。Kenny什么事都要讲一讲，他不觉得自己奇怪但却总是觉得Harry很奇怪，激怒了对方不稀奇。两个格调，一星期见面一次，时常碰击出火花。

“Harry，来，看看Kenny的伤口，你看……”

“我不要！”他呜咽，把身子背过去。班老师大概已把他责备一轮。

“老师不是要骂你，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但是你要关心Kenny的头，他很痛，还要去医院缝。”我让他看伤口：“曾经有人这么一撞晕倒，脑震荡，甚至后来死掉了。”他泪汪汪没出声。

“你看Harry也很难过，如果你不去挑战他，他不会生气至打你！”我向那暂时找不到话说的Kenny：“来，握个手……”

伤者很爽快地伸出手右手露出一个愉快的笑容；三月债忘得快！这还不到20分钟。

“来，向Kenny道歉！”我把Harry的手“伸”出去，终于听到一句很小声的对不起，缩着脖子低着头说的。

“我们是好朋友ho！”Kenny一手搭着Harry肩膀，这个气派是与生俱来还是后天影响，有时是要见了爸爸才知道的。

转下一页